

祖國的召喚

定中明回憶錄之五

●定中明

往蘇彝士港乘貨船

民國卅年（一九四一）夏（七、八月）我先後收到由重慶教育部及上海伊斯蘭師範學校匯來的旅費各五十英鎊（當時約合四百美金），都由我駐開羅領事館轉交，我領取款項後即開始準備返國行程，辦理一應旅行手續，那時仍在海權時代，遠洋旅行仍以輪船為主，惟當時因歐戰（二次世界大戰）已起，海上交通漸受威脅，尤其是德國潛艇不時出沒於地中海與紅海中，各路商船都不敢冒險行駛此一區域而改道南非好望角。幾經奔走終於找到一艘挪威籍的貨輪，經船公司的關說情商船長才答應搭載我。這才解決了一項重要的問題，船由蘇彝士港直駛印度的加爾各答。

我領到了雙份旅費後除以一半留作旅費外另半則購買了大批的應用及參考書籍，大部份以阿拉伯文為主也有少數英文的，把我原來由上海到埃及來時滿裝中國古典文學歷史等書籍的木箱換裝了新購的洋裝書，而把我的中文書寄存在我國駐開羅領事館，另一部份則分別贈送同學，當時準備回國後回上海伊斯蘭師範任教或在其它學校

從事教學工作，意念非常單純毫無商業頭腦，後來有人譏笑我傻瓜，在抗戰時期國內物資匱乏，生活艱苦，如果稍有理財觀念，就應買些輕便實用的日用品如手錶、鋼筆、照相機、打火機、襯衫西服、化粧品等，在重慶時可以寄存拍賣行出售，雖不敢說發財至少可以貼補生活，紓解困境，不此之圖而竟買些笨重難帶的洋裝書，事後證明確實失算，亦可證明我很安份不會打歪主意，能保持一生的清廉，亦足以自慰。

行期既定即一面擬攜行囊，一面分別向師長同學、埃及好友、華僑同胞等辭行話別，臨行前夕承蒙新任駐吉達副領館的副領事王學長世明兄（現已成爲姻親長一輩）爲我餞行，盛情可感，談至深夜始歸，佇立路旁等候最後一班公車時，但見一片黑夜蒼茫中遠處汽車燈光交織奔馳，忽然一陣無名的離情湧上心頭，對這一塊消磨我七年年華的土地人物懷有深深的感激與依依不捨之情！心中不禁暗自喊叫別矣埃及！再見開羅！埃及人常說：凡是喝過尼羅河水的人都會再來，果然我後來先後在一九五五年及一九七八年兩次重遊開羅真應驗了這項預言，以後有機會再詳述。

船長之外多是華人

登上輪船後，被安置在船頭甲板上左邊的一間客房中共只有兩間客房，另一間空着無人住，靠右邊兩間房間就是船長 Captain 的起坐間和辦公室，該輪爲一萬噸級的散裝貨輪經常往來於歐亞各港口之間，船長爲一年約五十開外的挪威人能操流利的英語，人很和藹可親，因爲我是唯一的乘客，又逢戰時旅途岑寂故對我特別照顧優待，最令我高興的是所有船員幾乎全是中國同胞，

大部份爲福建省人，他們對我都非常友好客氣，使我有賓至如歸回到祖國之感，精神爲之一振，就中有一位專管廚房餽事的「領班」（已軼其姓名）特別親切，當他知道我是穆斯林（回教徒）時他保證給我單獨作回教茶飯並送到房間來食用，使我解除了長途漫漫，飲食失調之憂，真是昂拉（上帝）的特恩，同胞手足之愛所賜，令人感動不已！

這位「領班」應該稱「二副」，能說很好的國語，生性很隨和風趣，足跡遍全球，見聞至廣，趣譚滿腹，時常來找我閒聊，聽其講述一些如天方夜譚式的奇聞異事亦足以解旅途岑寂，據此君自云，他的最大嗜好是蒐集世界各國的硬幣

Coins 以資消遣，他出示我一大鐵盒的各國硬幣琳瑯滿目，洋洋大觀，後來他特別揀了一小盒硬幣送給我作紀念，我一直珍藏它，隨我進出國門好幾趟，最後因無暇照料而鏽霉不堪終於狠心捨棄，良久不能忘懷！船長有時在甲板上散步相遇，打打招呼晤談片刻，其餘水手船員也不時在甲板上相遇因語言不通（有幾人略諳國語）無法深談，只有相對微笑，點頭示意，情感的交流盡在不言中（那時還沒有省籍、地域情結作祟，大家都是中國人，情同手足多可愛！）

總領事黃朝琴協助

我們因爲是「貨船」每港必停，所以由蘇彝士到加爾各答竟走了差不多一整月，所幸沿途風平浪靜，未受顛簸之苦，此行沿途所停靠的地方以錫蘭島 Ceylon（現改名爲斯里蘭卡 Sri Lanka）的首都可倫坡 Colombo 的景色最吸引人，海邊

一片綠樹紅瓦相映成趣，霧中遙望頗有幾分神秘感，印象最深，這裏又是英國人的天下，又見英國人的傑作。十月下旬船駛抵加爾各答，我辭別船長船員後由脚伕幫我搬行李下船，叫了一部計程車下榻一處小旅館，次日上午去找我駐加爾各答總領事館，總領事就是黃朝琴先生（後來在重慶成爲外交部的同事，台灣光復後黃氏又成爲首屆台灣省省議會議長），黃總領事接見我的時候，他辦公室裏正坐着由德國學成歸國的我國留學生五人，天下事無巧不成書，他們跟我一樣也是想經由滇緬公路返國，到戰時首都重慶的，正在請總領館協助辦理緬甸的過境簽證及到仰光的船位等問題，總領事遂將我併入他們的團體內，以我國公費留學生回國服務的名義代我們辦理一應手續，並且出具正式公文致當時我滇緬公路管理局駐仰光代表俞飛鵬先生請其協助我們一行免費乘「公車」至昆明。就這樣給我們解決了不少難題，令人喜出望外，也正反映了當時我國上下團結一致，對日抗戰爭取最後勝利的愛國精神——「重慶精神」。益顯國家之重要，政府之可敬，同胞之可愛，而對我而言更是一項「奇跡」，我由孤雁單飛一變而成結隊而行，使我又一次深深體會出，眞主昂拉的暗中眷顧！

前往仰光候車返國

我們一行六人搭乘輪船由加爾各答駛往仰光，行駛一晝夜即行抵達，可是當輪船靠岸，停泊碼頭後旅客紛紛下船時，忽有船上的公安人員對我們說：你們暫且留下，也未說明原因，令人惶

惑不解，過了幾個小時仍無動靜，這時我發現到船上來打掃清潔的工人中有一戴紅帽的回教徒，我即上前和他打招呼道「色蘭」Salam 他很驚訝，於是我告訴他：「我是從埃及開羅愛資哈爾大學畢業的中國穆斯林現在回國途中，我們一行六人，不知爲什麼他們不准我們下船，我想請你以穆斯林兄弟之情幫我一個忙，請你去找仰光的伊斯蘭社團請他們派人來協助我們，保我們下船。」他聽了馬上就一溜煙而去，非常熱心的樣子，果然不到一個小時，他便陪同另兩位穆斯林弟兄（也彷彿是印度教友）上船來和我們晤面，經我說明原由後，他們便去找船上的公安人員交涉，經我們出示我駐加爾各答總領館出具的公文後，他們就請那兩位本地教友簽字作保，放我們下船，結束了幾小時的無名禁閉，不知他們存什麼心，搗什麼鬼？想來非常窩囊！

然後由那兩位教友代我們找到兩部計程車，並親自陪送我們到仰光市中心廣場一家中型旅館下榻而後握手，我們對他們熱忱幫忙表示由衷的謝意，即此又一次體會到「天下穆氏皆弟兄」，「天下回回是一家」的眞意與精神！

次日上午我們即去找「滇緬公路管理局」駐仰光代表俞飛鵬先生見面後，即陳交我駐加爾各答總領館的介紹公函，這時我們才知道俞先生除本職外還兼任：「西南運輸公司」總經理職務，他說該公司是爲了運輸戰略物資而設的機構，不經營客運，你們要到昆明，祇有等待機會搭公家便車之一途，說罷他隨即叫了一個人進來，當面交代讓他和我們保持聯繫，原來那位職員是哈

爾濱出生的白俄歸化族，說得一口標準的國語（已軼其姓名），為人很誠懇爽朗熱忱，我們留下旅館地址電話號碼及房間號碼後而別，以後即不時以電話聯絡，打聽消息。當時戰事吃緊，日寇亟欲切斷我唯一的一條國際運輸動脈——滇緬公路，日寇佔領了香港、海防（越南）、新加坡之後，箭頭即指向緬甸的仰光，所以當時滇緬公路運輸極為緊張繁忙，而仰光人心惶惶，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慨，我們在仰光足足等了二十一天（三個星期）才獲得通知，要我們立刻趕到公司，指定我們六人乘坐並押送由緬甸、印度司機所駕駛的廿四輛屬於「滇黔綏靖總署」的嶄新十輪大貨車，剛好每人分配四輛，我們分別坐在司機旁邊，座位都很寬敞舒適，司機們因都有合同保證的約束不敢調皮，都很和馴，且都粗通英語，頗能溝通，合作，沿途相安無事，車行一個多星期始平安抵達昆明。

滇緬路上步步驚魂

回憶在仰光及在滇緬路上曾遭遇不少事故其有幾件是值得一述的，茲分誌於後：

仰光警察藉故索賄

緬甸官場黑暗早有所聞，但未親見，不明究不意在仰光停留候車期間，適有緬甸警察到署稽外國旅客，檢查護照，及旅行證明文件，時值戰時，認為乃維護治安，防範「情」必需，初不以為意，且樂予接受檢查，以「」，經過兩三次檢查之後均無問題，遂有一天警察來查突然說你們的過境簽證

已過期，要限令我們於廿四小時之內離境，否則要受罰或驅逐，我們當時因等候交通工具而延誤簽證效期，經此一說，才感事態嚴重，警察將我們的護照扣押聲稱要帶我們到警察局去偵辦，姿態表演神情十足。我們這羣初出茅廬的留學生，了無社會經驗，幾乎被他們嚇倒；這時旅館經理出面調解，請警察先生們原諒，並要我們每人拿出十五元緬幣，作為補辦延期簽證的手續費。於是警察領隊遂在我們的護照上簽字蓋章後攜款而去，事後才恍然大悟，原來是緬籍藉故斂財，公然索賄，旅館經理早已司空見慣，樂予促成。這無異給我們上了「社會學」第一課！

仰光被炸傷亡慘重

我們沒想到會在仰光住上三個星期的時間，漫長的時日寂寞無聊而又焦急，報紙上看到日軍佔領新加坡進攻馬來亞（那時尚無馬來西亞聯邦）的消息，知道日軍有進攻緬甸切斷我滇緬公路補給線的企圖，緬甸人彷彿還懵懵懂懂，不知大難之將臨！我記得很清楚我們一行是卅年十一月廿日離開仰光的，而日本飛機就在廿一日空襲仰光。事隔兩三天之後我們在途中獲得消息，聽說轟炸的目標就是我們旅館所在地的廣場，當時有很多人出來看熱鬧，仰天張望，大批無辜民衆便成了日寇空軍炸彈機槍下的冤魂！我們聽了不禁毛骨悚然，相顧失色，托上天之福，蒙真主之恩，逃脫一劫，心有餘悸！

臘戍郊外驚傳警報

自從日機轟炸仰光，造成慘重傷亡後緬甸全國引起普遍驚慌，而滇緬公路緬甸段立即成爲日

機攻擊騷擾的目標，交通運輸大受影響，我們的車隊那天剛離開臘戍，行至郊外一處夾道樹林中，忽聞空襲警報，我們立即停車路旁，急忙下車，各自就公路兩邊坡地樹根下尋找妥當掩蔽體躲藏起來，自求多福以觀動靜，不久聽到遠處飛機隆隆聲，漸行漸近，這時心情緊張，靜待命運之安排，但並不十分恐慌，利時飛機從我們頭上掠過並未投彈而遠去，使我們飽受一場虛驚，稍後警報解除，我們紛紛歸隊，互慶平安。

經大家事後研判敵機之所以未投彈的原因，可能是多虧這一排濃密的樹蔭掩蔽了我們的車隊，未被日機發現而放過；令我們捏了把冷汗。否則情況將不堪設想！這時心中不住的默默感謝真主的護佑！

山地居民患頸腫病

過了臘戍車隊繼續向東北迤邐而行，不久漸入山區路也開始蜿蜒盤旋於山腰間，村落荒涼，人煙稀少，偶爾經過一二鄉村，但見房屋簡陋，人民衣衫襤褸，顯見村民生活之艱苦。

最令我驚奇的是在靠近雲南邊界的山區中有一處居民無論男女老幼個個長着一個大頸子，彷彿頸上掛着一個大葫蘆，形狀怪異可怖。據說，該處山區居民多食井鹽，缺乏碘質所致，亦即現代醫學上所稱的甲狀腺肥腫症，我因離埃前曾在開羅公立醫院進行痔瘡割除手術，因歐戰方起醫生吝嗇，捨不得使用良好止血的進口藥膏而竟用粗糙蠻法，致流血過多，身體虛弱，抵抗力差；再經過一番長途跋涉，飲食不調，營養不足，經此地區竟染患了甲狀腺腫症而不知。到了昆明始發現

眼球突出，此「是」

騰衝「客」

後話，以後有機，當再詳述始末。

祥雲小惡化解糾紛

驚無險，化險為夷，又逃過了一劫！

車隊離騰衝後，經下關、保山、祥雲、楚雄

期才到達中緬

「公路」上日行夜宿，走了一個多星

橫七豎八地

一排木屋客棧下榻，廿幾輛大卡車

個人都忙着

放在對面的一個空坪上，我們每一

洗、休息。

然後準備進用晚餐。而那些印度、緬

甸司機則

途都是自行炊爨。他們使用汽油爐，

沿途都還

十安無事，那天碰巧空坪上鋪滿了稻草

，那些

機習慣性地在卡車空隙間昇火作炊，有

一輛甸

「機不慎打翻了火爐立即引起了火燭，他

的「

龍」（圍裙）着了火，他慌忙棄爐帶火狂

奔，

地上的稻草一經引燃，便快速蔓延，情況

非

危急，我首先發現的，便一面叫那緬甸司機

就

「打滾，把身上的火撲熄，一面大聲高喊救火

。

這時我奮不顧身地衝上前去一面用腳踏着火

。

草，一面用手拿着的新買的法國式拿破崙帽

。

猛力打卡車上着火的帆布蓬。這時客棧中的客人

。

，老闆夥計都出來參加救火；因為山中缺水，大

。

家只好用掃把、木棍和其它派得上用場的工具合

。

力將火撲滅，而司機紛紛將自己的車搶救開離

。

現場，除有幾輛車的帆布蓬燒燬而外，其餘都未

。

受損，我的帽子可就報銷了！我們廿幾輛卡車完

。

全裝的是戰略物資——汽油和輪胎，幸好未有引

。

燃爆炸，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事後聽棧房老闆

。

及夥計們說，停車坪後面一排矮屋是一座軍火庫

。

，如果卡車，燃燭爆炸勢必引發軍火庫爆炸，那

。

將是一場不敢想像的大災難！所幸真主保佑，有

。

。

。

。

。

。

。

。

。

。

喚召的國祖

原來祥雲是一小縣，人口不多，我們在公路
旁邊的一家客棧前停下休息並進午餐，我抬頭一
看門楣上赫然出現清眞二字並有阿拉伯文的招帖
，一望而知是回教餐館，喜出望外，我隨即點了
一個蛋炒飯，一碟小菜，將就打發過去。其餘同
伴仍去各自進餐，我便信步閑逛，不意相隔兩三
家對面又出現同樣的清眞阿文招帖，我爲了好
奇，便進去和掌櫃的打招呼，並表明身份。他以
爲我是顧客，便很客氣地招待我裏面坐，我說不
用了，我剛才在對面一家回教館子裏用過餐了，
他一聽連忙對我說哎呀，老表！（中國回教徒互
稱語）你吃錯了！我聽了不覺大吃一驚，便問他
是何原因？他便把經過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我
。他說那家餐館原是他經營的，一年多前他搬到
現址來，那家老闆繼續經營，他幾次三番地要
求那老闆把那清眞阿文招帖除掉均被拒絕；一味
頑強不講理。我聽罷，大不以為然，便要他陪我

去找那老闆論理，我說：清眞二字連同阿拉伯招
帖乃屬回教教胞的專利，特殊標誌，你既不是回
教教友就不能用這招帖標誌，以免教友受騙。你
這種行爲已屬侵權，欺騙，倘告到官廳你是要受
罰的啊！我接着對那老闆動以情感，曉以大義，
說：我們國家現在正在進行全面抗戰，我全國同
胞都應團結一致，萬衆一心，爭取最後的勝利，
切不可因小事而引發民族間的仇恨，破壞民族情
感，影響抗戰前途，那就太不值得了！
經過我一番疏導勸說，那老闆也深明大義，
立即表示願意和解，撤銷原招帖，雙方握手言和
；一場風波，就此平熄。
那回教老表一再表示感謝，後來我到了昆明
拜訪雲南回教協會分會主席馬伯聰將軍，報告此
事經過，大受讚揚，並以盛宴款待，優禮有加，
也是此行中意外的收穫。
十一月下旬平安抵達昆明，車隊直接開到「
滇黔綏靖總署」報到，當即由專人接待，驗收，
並將我們六人臨時安置在他們的招待所裏。翌日
我由一位招待所職員陪同按址尋找我開羅愛大同
學納忠子嘉兄的家，找到後經家人通報，子嘉兄匆
忙出迎，相互親切擁抱爲禮，進去少坐片刻，引
見伯父母和其弟弟弟媳等家人，然後即同往招待
所，提取我的行李，我遂同行旅伴五人握手告
別，結束一月來的夥伴生涯。
他們不久前往重慶，我則暫留昆明，相約重
慶再見，其中一二位雖留有聯絡人姓名地址，但
我到重慶後，多方打聽却始終找不到人，從此失
去了聯絡。（未完待續）